

各学系中学生人数、毕业生数最多的一个系。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复员，赵人儁、刘大中、张倬彬、赵锡禹等新老教师相继加入，师资丰富。

1952年院系调整时，经济学系随法学院并入北大，部分人员调入中央财经学院等校。1953年，清华大学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组，原清华经济学系部分师生回到教研组。

1984年，社会科学系成立，政治经济

学教研组归属社会科学系。

1993年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，在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基础上，经济学研究所成立。

2012年，社会科学学院成立，经济学研究所为下属系所之一，致力于为国家培育经济实践和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人才。

（转自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”公众号，2026年4月27日）

1947 上海清华同学会援助科普先驱高士其

○袁 帆（1975级土建）

在浩瀚宇宙中遨游的“清华群星”中，有一颗“高士其星”，那是1999年12月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“3704”小行星申请命名获批的结果，用以表彰身残志坚的高士其先生对中国科普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。

1946年，身患重疾、生活困顿的科普先驱高士其，在上海再度陷入人生低谷。一年后的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上，一则朴素的《高士其同学捐款启事》，却悄然记录下一场温暖而克制的同窗救援。84人、803万元国币——数字背后，是一群清华学子对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无声践行。

一、高士其与清华

高士其（1905—1988），原名“高仕祺”，祖籍福州。他于1918年13岁时考入清华学校，插班进入中等科二年级，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在清华园度过的。

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，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清华校训，以及在清华受到的科学教育与文化熏陶，使高士其逐渐具备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。这种精神贯穿其一生，即使在美留学期间因实验事故感染脑炎病毒，仍以惊人毅力完成医学博士课程，并于1930年回国投身医学与科普事业，在终身残疾后仍用笔为武器服务人民。



一九二四年，在清华担任童子军队长的高士其（左）与队友萨本远

高士其在清华学校时，属于1925年毕业的“乙丑级”。清华园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在晚年完成的自传中，深情地回忆了在校期间的逸闻种种，譬如：图书馆阅览室中的《拿破仑传记》《华盛顿传记》“给我以很大启发，是我当时学习做人的榜样”；在大礼堂舞台上，出演过两场话剧，一场是《圣诞之夜》，“在这场短剧中，我扮演一位美国老太太，我的服装是借斯达小姐的”，另一场是英语话剧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“是由我的同班同学潘光迥先生一手组织和成功导演的，剧中的故事情节也是由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编写的，博得观众的好评，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”（《高士其自传》）。

参加童子军，是高士其在清华学习时的一项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活动。他在回忆中说：“我从中等科二年级起就加入了童子军，直到高等科四年级就要毕业那一年还在童子军里服务。”他从小队员做起，一直做到小队长、大队长，直至教练

员，“我常率领队员们到大操场、西园和童子军俱乐部操练，学习各种技术”，

“当纠察员、招待员、服务员、向导员、讲解员、广播员、指导员、演说员，介绍情况、报告实情，充当证明人，这些都是童子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，对于今天来说，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”（《高士其自传》）。

高士其1925年在清华学校毕业，获英语、国语、化学、博物学科优秀奖章。清华乙丑级最终毕业赴美留学的共有69人，除高士其外，其中不乏后来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，如王造时、王士倬、伍长庚、李辑祥、汤佩松、童寓、潘光迥、贾幼慧，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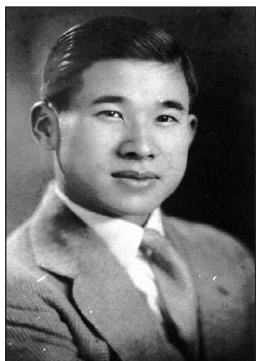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高士其与上海

高士其1925年赴美深造，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、芝加哥大学和芝加哥医学院学习，分别获化学与细菌学理学学士学位。留学期间，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，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。1928年，他在一次病毒实验中被严重感染，留下了无法治愈的脑炎病毒后遗症。1930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毕业后，是年秋季回国，应聘为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。

起初，高士其自身病情尚未达到难以自理的严重程度，但随着病情逐渐加重，几年后，“与病魔作斗争”就成为其一生的基本生活模式。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深受痛苦，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，因为长期社会动荡造成的困难，其生活来源和医疗



清华1925级赴美同学在邮轮上合影。前排左3为高士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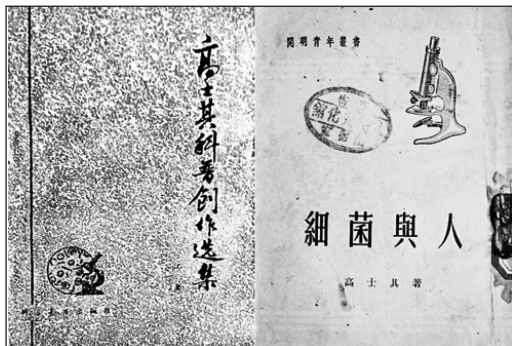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〇年高士其从
美国留学归来

需求都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，因此他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。

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未气馁，而是努力找寻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确立以科普形式向大众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方向，并最终成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。

上海对于高士其而言并不陌生，除了幼年时短暂住过，还是他赴美留学的出发之地。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，上海就是高士其赖以生活的主要城市，正是在这里，他结识了李公朴、艾思奇、陶行知、陈望道等许多著名社会活动家，在他们帮助与引导下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，并很快受到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与欢迎。

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，他



高士其的部分科普著作

在上海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。其代表作《菌儿自传》以及脍炙人口的《人生七期》《人身三流》《细胞的不死精神》等，都是在这时期创作的。由于读者反响很大，作品很快被结集为《我们的抗敌英雄》《细菌与人》《抗战与防疫》等科学小品集陆续出版。

抗战期间，高士其曾经辗转延安、重庆、香港、桂林多地避难，经过前后近十年的颠沛流离，高士其于1946年6月再次回到上海。而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极其糟糕，不仅住院治疗的高昂费用得不到保证，连吃饭都成问题。这一窘境经新闻媒体曝光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，各方人士纷纷伸出援手捐钱捐物，努力帮助他摆脱困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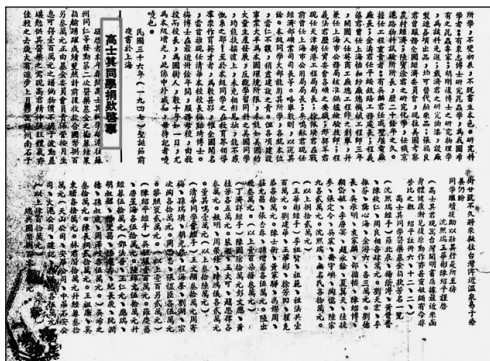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上海清华同学会援助高士其

上海清华同学会历史悠久，从1920年代初期成立之后，不断塑造“以联络同学感情，关心母校建设为己任”的校友文化，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，很快恢复同学会活动，在西南联大的复员北返、帮助清华校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

上海清华同学会在得知高士其同学的困难后，理所当然地加入援救行列。我在1947年12月发行的《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》上发现了一个重要史实，那就是《会刊》上刊登的《高士其同学捐款启事》，全文如下：

敬启者

本年春间，高士其同学离沪往苏州，同仁等发动第二次医药基金之劝募，结果捐输踊跃，成绩斐然。计前后收款合国币捌佰零叁万元整，由基金委员会负责保管，按月生息，可得壹百万元之谱，倘物



《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》上刊登的《高士其同学捐款启事》

价不过于波动，差堪勉供其医药之需。

现高君精神强旺，体气亦佳，较之去岁大有进步。上月移寓苏州南石子街廿号，不久将来拟往台湾俾近温泉，利于疗养。仍盼同学继续援助，以壮其行，是所至祷。

沈熙瑞、王华彬、陈绍平 谨启

从文中可以得知，清华同学共为高士其发起过至少两次捐款，募集了一笔“医药基金”。相对于第一次募捐的不得其详，从这则《高士其同学捐款启事》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“第二次医药基金之劝募”的具体情况。在《高士其同学捐款芳名一览》中，有如下详细记载：

（沈熙瑞经手）罗北辰、杨荫溥、黄荫普、陈钦仁、周良相，各肆万元。刘天宏、李振芬、龚心海、金游六，各叁万元。刘德长、吴承明、袁家麟、邵循怡、陈绍博、顾岱毓、李唐宴、赵永余、夏翼天、陆捷参、张定令、吴震、乔守屿、陶亿、陆宗九，各贰万元。沈熙瑞、无名氏，各拾万元。（以上82万元）

（王华彬经手）李祖贤、祖范、祖法，共壹百万元。刘建华、王华彬、徐

芳田、翟克恭，各拾万元。陈士衡、黄家骅、冯灿周、庄允昌、张杏春、孙增蕃，各伍万元。陆出飞叁万元。（以上173万元）

（丁济祥经手）陈国瓴拾万元。彭文应、黄桂芳，各伍万元。裴监、王大可、赵恩律，各叁万元。铁明、周荣条、时鸿仪，各贰万元。董其明壹万元。（以上36万元）

（清华同学会经手）王文显叁拾万元。周寄梅、孙瑞璜、胡光庶、程海峰、刘瑚、宗次陶，各拾万元。周思忠、张恺臣，各伍万元。黎照寰贰万元。（以上102万元）

（陈绍平经手）吴毓骧壹佰万元。罗庆蕃、唐星海，各伍拾万元。陆锦文伍拾万元并经募伍拾万元（邓法吾、王仁元、应瑞、胡叔韶、蔡燮昌、腾运奇、纪长庚、阮润德、孙叔威、周泽岐，各伍万元）。吴希之叁拾万元。陈长桐贰拾万元。王祖廉、奚东曙，各拾万元。林君潜拾万元并经募叁拾万元（天山公司、安华公司、中华石安公司、大沪公司、建记、孙锡三，各伍万元）。（以上410万元）

总共八十四人次，国币捌百零叁（803）万元整

由此可知，参与此次捐款的清华同学共有84人次，募得资金共803万元。在捐款人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彼时在沪的早期清华学校师生姓名，其中有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周诒春（寄梅），以及曾任清华学校教务长、副校长的王文显（力山）。还有1911级的胡光庶，1913级的陆锦文，李祖贤（1914级）、李祖范（1915级）、李祖法（1917级）三兄弟，1916级的吴希之，1917级的王祖廉，1918级的林君潜，1919级的陈长桐、罗庆蕃，1920级的唐星



1946年冬，高士其在上海平民医院16号病房走廊上

海，1921级的孙瑞璜，1922级的杨荫溥，1925级的陈国瓒，1926级的冯灿周、刘建华，1928级的陈士衡，等等。另有一位特别捐助者，他就是曾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的黎照寰（津贴生）。

具体负责捐款事宜的几位同学是：陈绍平（1917级）、丁济祥（1925级）、沈熙瑞（1926级）、王华彬（1927级）。捐款100万元的是1920级的吴毓骧，其他同学分别捐了1万元至50万元不等。其实，捐款数不在多少，体现的都是清华同学对高士其的一份关爱之情。尤其是在当时通货膨胀、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，在金融界工作的清华同学更是费尽心思，以建立基金的形式力求减少这笔捐款的无形损失，用以保障高士其的基本生活需求。

从这则募捐轶事中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，高士其是在1947年3月自上海“移寓苏州南石子街廿号，不久将来拟往台湾俾近温泉，利于疗养”。到了12月2日，陈绍平特别在捐款启事的末尾告知上海同学：“高士其君现寓台湾开明书店，据最近来函，身体健康渐见复原，动作亦甚灵敏，颇有今非昔比之概。”

四、故事的启示

1984年12月，高士其在自己从事科普和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之际有一段自题：

“我能做的是有限的，我想做的是无穷的，从有生之年到一息尚存，我当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。”

想当年，高士其在意想不到的遭遇打击下，始终没有放弃“自强不息”的人生信念，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以身残之躯，用科普之笔为武器，向自然界的病毒和旧世界的毒瘤宣战，给予所有向往光明的人们以无穷的精神动力。与此同时，也有许多善良的人，在他“尽力使有限向无穷延伸”的过程中，向他伸出援手，以各种方式帮助他走出困境，实现人生追求。受到其精神感召的清华同学雪中送炭，这无疑也给予高士其的生命以一种无可替代的清华力量。

如今，79年前刊登在《上海清华同学会会刊》的这则捐款启事为我们保存了一段清华同学援助高士其的珍贵轶闻，不仅让我们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传奇生平多了一层了解，同时也从一个个姓名、一笔笔善款中，对清华校友“关爱同学，急公好义”优良传统所产生的历史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。

2026年是清华建校115周年，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我们从历史的烟云中挖掘出这段上海清华校友会的尘封往事，解读曾经发生在清华同学之间的这桩感人故事，无疑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。这正是：

水木清华学同窗，南渡北归求理想；
雪中送炭固有限，和衷共济聚能量！

2026年5月4日于上海